

【特写】他来自小地方

90分享



他来自小地方一 陈翠梅：处处都是小地方

本地独立电影导演陈翠梅来自彭亨蛇河村，生长在马来渔村里唯一的华人家庭，在椰林和海浪声中度过了美好童年。走出故乡，曾在中国北京和欧洲城市生活，如今落脚首都，她直言：「我並不觉得自己从小地方走出来，因为在我而言，处处都是小地方，吉隆坡也是个小地方。」

陈翠梅的第二部长片《无夏之年》2011年上映，影片的取景地正是蛇河村（Kampung Sg.Ular），更早以前拍摄的短片《流逝》和《南国以南》也能看见当地的沙滩和渔船。有人说能在那里头看见乡愁，但她总记得有句话说「故乡是回不去的」，因为故乡其实不是地方，而是在那里挥霍过的时光，儘管地方还在，也已物是人非。

她说起河的对岸有另一个华人家庭，但后来搬走了，童年时期的生长环境就只有她们一家是华人，父亲从事鱼厂生意，捕鱼、分类、晒、煮等劳力活动用许多人手，村子里各个家庭加起来约百多人都在父亲的鱼厂工作，「那种关係很微妙，但我父亲是很和善的人，所以我们家没发生被排斥的状况。」

但要说那是个纯朴的地方，陈翠梅並不认为这个形容恰当，「很多人对小地方有纯朴的想象，但其实那是一种假象，小地方确实比较安全，孩子们可以自由地跑动，大家彼此也都认识，但那不一定是纯朴。」

她接著说：「举个例子，我们总是觉得泰国人挺友善的，但当地也有很多地方由黑社会掌控，他们若要对你下手，也不会留情。小地方还是会有一些暴露人性的东西，坏和好是並存的。」作为华人，常常有一种吃点亏没关係的文化观念，明知道钱借出去可能收不回来也还是借。陈翠梅强调：「纯朴绝不是适合的用词，只能说小地方和城市的生活技能不太一样。」



未必纯朴，只是资源少

小地方的孩子长得比较快倒是事实，「因为他们不会被当成小孩对待，四五岁就开始分担家里的工作，帮忙分类渔获，大人会发零用钱，小孩懂得抓鱼和找贝类，年纪很小就有求生技能，但不是城市里需要的那些技能。」7岁之后，陈翠梅就到关丹上学，周末才回家，如今家人也都搬离蛇河村，曾是当地离海最近的房子也早已被侵蚀覆盖，「我对那个地方的回忆是美好的，是后来回去拍片时才发现许多以前没注意的事。」

她说起《无夏之年》里的小演员，「11、12岁，在板厂工作，电影里他工作的场景是真实的情况，他来拍戏是为了赚钱买摩托车的零件。在小地方，飙摩托、吸毒是很普遍的事。」剧中男演员私下和小男孩聊起女伴，那男孩语出惊人，说出了和年龄不符的话，「他说当地的女生都很『痒』，随便都可以上，前面后面都可以。」陈翠梅坦言：「虽然小孩有时会扮大人说话，但他说出来的话实在嚇人。」



我们的想象常常很贫乏，说起乡村和小地方，就会直接与纯朴相提并论。陈翠梅说：「具体而言，小地方就是资源比较少，我中学时喜欢看书，但要买书和听讲座都得到吉隆坡来，看电影也是。」她认为，小地方的人总是知道外头有一个更大的地方，但在城市里的人却很少会感觉到自己其实也身处小地方，「不够国际化的地方都算不上大都市。」

无畏，父亲的馈赠

陈翠梅没上过幼儿园，念小学一年级时，不认字之余，只会说福建话，「但很快就跟上进度了，交朋友也没问题。」育有1岁儿子的她坦言，想让儿子也晚点上学，毕竟有些事情稍后可以赶上，但童年过了就再也回不去。对于究竟是生长的环境、童年时光抑或个性造就今日的她，陈翠梅自己也搞不清，但毋庸置疑的是，父亲给了她很深的影响。



「我父亲是一个很特别的人，村里的小沟渠都是他挖的，他还很多发明，他有领导的风范，而且很放纵孩子们去『野』，教我们游泳是直接把我们丢进水里；教骑脚车是让我们直接从斜坡顶端往下滑，我弟弟7岁不到就会开车了。」39岁的她笑说：「很庆幸小时候有他。长大后常常感觉到的无所畏惧或许就是他给我的礼物。」

受二姐影响回乡拍片

7个兄弟姐妹里，陈翠梅排行第四，二姐对她的影响也相当深，「是她先说以后要回家乡拍片的，连画面都想好了。奶奶坐在运鱼的牛车上，把车控制到海边，把鱼拖上车，孩子们在车后追，追到了就跳上去。」当时能想到的画面也只有这一个，当然后来也没拍成，反而是回家乡拍片的念头深植在脑袋里。

她继续说著二姐，「二姐很爱讲故事，那些故事不是从哪里读来的，而是她自己想象出来的。因为厕所在河边，离屋子有点距离，她胆小，总是拉著三姐做伴，为了确保三姐在门外不走开，她就在里头一边如厕一边说故事。」后来，陈翠梅还和姐姐一起编杂志、做小书，写了印了分给朋友，创作的最开始正是那时候。



虽然现与先生和儿子定居首都，但陈翠梅想回到海边居住，毕竟是听著海浪声长大的孩子，「比起味道，声音更是无时无刻。」她说：「我想搬，甘马挽或者清迈。但还有很多现实问题。」先生的成长环境和她全然不同，辗转在加拿大、英国和新加坡生活，他想停留大於想移动。无论如何，陈翠梅说自己是因结婚和生小孩，才留在了吉隆坡，但这不代表她会长久地停住脚步。

无处不小，也无处不大

在多个城市生活过，陈翠梅想了想，觉得自己最喜欢的还是巴黎。在前往北京发展前，她曾在欧洲待了一年多。喜欢巴黎的哪一点？她说是人文气息，而这种气息北京其实也有，只是巴黎的更加凝聚一些。她不讳言：「我不擅长交谈，却很享受朋友之间的谈话，人和人之间的交流，但吉隆坡的谈话很乏味。」

「我在北京受到很大的衝击，觉得自己跟不上他们的想法。反之，大马人不太思考，而且觉得这样没什么不好。」她笑言，大马人特别无聊，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很废」，谈论的东西没方向，「在这里会觉得自己很笨，都不在思考。」话虽如此，她承认在北京时会想念本地的朋友，这是一种相对矛盾的心情。



若非意外怀孕，她想去中国，在北京、上海或是杭州等地工作，她想了一会儿，缓缓地说：「觉得自己在本地不太被欣赏，反倒在那里（中国）志同道合的人，他们喜欢我的创作。」

在成长的过程里，陈翠梅一直都能接受自己和别人不太一样，「我在这方面很有自信，不会因为朋友笑我没看过一些主流的电视剧就质疑自己『为什么没看过那些？』。因为我知道那不是我会喜欢的东西，不必去迎合。所以，也从不会觉得自己来自小地方就低人一等，而我喜欢的东西也一直都属于小众。」在她的认知里，何处都是小地方，无处不是大世界，小或大本身就存在抽象意义。



他来自小地方二：沈钧积起早割胶 少年时苦日子练就底气

彩虹出版集团有限公司虽在柔佛新山起家，並以执行主席兼集团董事经理拿督沈钧积任教职时居住的彩虹花园命名，但64岁的他来自森美兰弄边——一个人口逐渐减少，趋向老化的市镇。童年时期必须起早割胶再追赶校车，后来能顺利深造也多亏外界金援，他直言往事不堪回首，但也不否认刻苦的日子把自己锻炼得更有底气。

来自弄边（Rompin）的人通常会直接说他们来自马口，因为弄边除了胶园和住家，也只有两排店屋，是名副其实鲜有人听闻的小地方。负笈马来西亚理科大学前，沈钧积在弄边长大，是当地第一批受高等教育的孩子，他忆述：「所谓第一批其实也只有两个人，另一个是我同学，去了英国，现在是工程师，我家境没那么好，去理大，费用是会馆给一点，州政府借一点，凑了大概2400块，就这样只身过去檳城，所幸当年檳城的消费相当低。」

毕业自科学教育系，主修的科学项目为物理与数学，沈钧积笑指：「当年获得深造的机会和现在可大不相同，现在大学生比比皆是，当年我们上大学像是为州爭光一样，大家都把希望放在你身上。」事实上，当初沈钧积是和四哥沈钧远一同向森州政府申请上学的援助金，但州政府只限一人贷款，现为统一物流有限公司董事经理及彩虹出版社集团董事的拿督沈钧远决定把机会让给弟弟，「我们的成绩都不是特别好，但他也没多想，就说让给我，他后来去了拉曼学院。」



感触往事，未语泪先流

沈钧积一家5兄弟，还有3个妹妹，祖父和父亲皆从中国南来，「他们从东海岸进来，一开始落脚榕吉（Ladang Geddes），那地方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是全马最大的橡胶园丘，后期园主将地段分割拆卖，我父母存了点钱，就在弄边买了块地，当起了小园主。」而今，这块胶园仍然属于他们家的产业，由留在弄边发展的大哥沈钧汉管理。

沈钧积透露，许多中国南来的华侨落脚弄边一带，从事割胶工作，「福建、广东、广西、客家，什么人都有。大家集中住在一排排紧挨着的木屋，环境简陋。」说起儿时协助割胶的苦日子，沈钧积竟未语泪先流，后来我们再谈起那一时之间涌上心头的情绪，他承认那是光想一想就觉得艰辛的过程，而这种苦，不可名状。

他说：「这辈子没别的事苦过割胶，或许也是因为苦过那一段，后来经历的磨难都不算辛苦了。」从小学六年级割胶直到中五毕业，现时说起大雨全身湿透的景况，坐在办公室里的沈钧积仿佛还能感觉到当时的狼狈。



「凌晨4点我们就拿著梯子，带著头灯，骑脚车去胶园，经过坟场时超怕，差不多早上6点，就要放下东西赶巴士上学，巴士有时跑了，就在后面追。」小学在弄边中山小学受教育，中学时则到马口上课。他不讳言，小时候家里实在辛苦，当时非常想脱离那种日复一日劳动的日子，「人家说假期快乐，我们就假期不快乐，因为假期还是要工作，在胶园里晒胶片，一做就到下午两三点。」

话虽如此，说起母亲曾赞许他在胶树上割出的沟道完美，翻种时期的驳枝技术也上乘，还是禁不住沾沾自喜。

顺应时势 开展事业版图

沈钧积1978年大学毕业后顺势执起教鞭，被派到柔佛新山的一所中学任教，1980年，政府改制，将教科书的媒介语从英文转换成马来文，学生必须面对以马来文出题的大马教育文凭（SPM）考试，制度的转换造成教科书短缺，也为沈钧积创造了机会。「我和另外3名老师一起把英文书翻译成马来文，撰写参考书，搞起了出版。」

公司成立至今38年，从出版社到挂牌上市成为现今的彩虹出版集团有限公司也已14年，说起创业的契机，沈钧积仍强调一切只是时机刚好，他说：「我一直是顺著时势，什么来就做什么，慢慢地成长。」出版社一开始只租赁半间店面，另一半是理髮室，不敷使用后，转租另一处的店面二楼，接著再逐渐扩充，直至今日在自己的产业下运作。



1987年经济萎靡，但出版社的生意未受影响，发展平稳，並在同年开始出版课本。图为沈钧积在1987年到德国法兰克福参与世界最大国际性书展，积极开拓市场。

看见趋势並顺应时势固然是成功的关键，但这里头也包含自小练就的坚忍，那个儿时总想著逃离苦日子，却不知前路在何方的小男孩，如今已是上市公司的掌舵人，说起这话，特别语重心长：「只要能够忍耐，可以耐劳，做哪一行都没问题。」

他回想创业之初，仍是摇摇头先吐一句「痛苦！」接著说：「也是和小时候一样吃苦，也是全年无休，日日工作。早上在学校上课，下午就去公司继续做，做到晚上8点回家，第二天继续上课，周末也回公司苦干。我们还自己扛书本去车站，送去吉兰丹给朋友卖，那种辛劳难以想象。」他摆摆手说：「还有很多苦难，说都说不完。」

走向世界，不忘起点

如此卖力工作，是否和穷苦出身的孩子势要致富的心理有关，沈钧积笑称：「我其实没那么在乎钱，那时候是有股热忱，於是便埋头去做。」他当时编写的一册马来文版高级数学参考书在3个月内卖出5000本，给了他很大的鼓舞，因为教育工作的思维和便利，彩虹出版社更是首先提出参考历年考题，帮助学生应试的出版社。

曾经苦过，却不因此特别看重利益，经商多年，他只是淡淡一句：「赠我东西的人有，从我身边拿走东西的人也有。朋友借钱，我都借。有的有还，有的没还，我也不计较。」

体会过清寒，更能理解别人捉襟见肘的苦，弄边武吉庇劳（Bukit Pilah）曾有个学生想深造却苦于拿不出钱，沈钧积便出资助对方跨过了这个坎。对方是男是女？「不知道耶，我没问。」那对方最后去了哪念书，念什么科系？「我也不懂。」

多年来，沈钧积皆以不出面的形式为家乡学校的学生提供奖助学金，也乐於进行捐书活动。人们说受人恩惠千年记，沈钧积一个胶工家庭的孩子走出园丘，走进大学甚至走向了世界，即便並不缅怀童年时光，却始终不敢忘记自己的起点。

沈钧积的母亲过世前曾随著几个儿子回到她的故乡中国罗定，对她而言，算是心愿已了，这种远渡重洋仍要回望故乡的心情，沈钧积在某一程度上是能够理解的。



图一左侧那栋双层的房子是沈钧积的祖屋，和原先的木板屋（图二）相比，已经过翻新。图三为房子的现况，已经过多次修葺。

弄边如今已不復以往兴盛，人口大量外流之际，园主雇佣客工继续从事割胶工作，说起来仿佛当初中国华侨落脚谋生的循环。弄边有何优美景致又有何道地美味？沈钧积几乎不作他想即回应「没有」。他接著说：「那是个被发展遗忘的地方，几乎不值得一提，因为没有发展前景，很多人都搬到马口去，弄边反而成了大量客工的聚居地。非要说的话，因为当初是华人落脚地的关系，农历新年时，会比较热闹。」

大哥一家留守弄边，房子仍是当初几兄弟姐妹和父母一块儿住的那一间祖屋，只不过经历了多次翻新。沈钧积指：「屋子面积不大，过年过节回去时，我的孩子们跑去住酒店，大哥觉得为何有家不住，於是不断在改善空间，用意就是希望大家回乡时住在一屋檐下。」农历新年、清明节等重大节日，沈钧积都会回乡，平日频密来回雪州万宜销售处和柔佛新山办公室的他说：「平时有事叫到我也会回去的，怎么说那都是故乡，我来自的地方。」



前排左三和四是沈钧积的父亲和母亲，后排左三是年轻时的他。照片摄于老家门口，他频频感嘆，可惜没在胶园拍照。